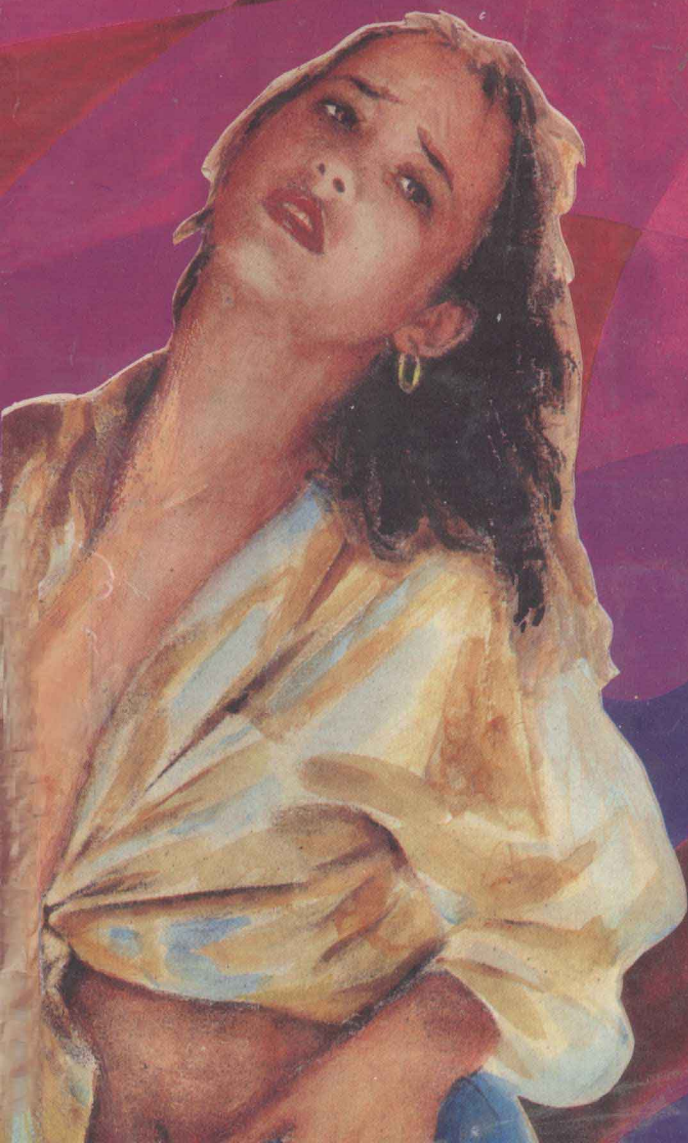


我雇的七个半女人

朱国鼎 李芳 著



我雇的七个半女人

朱国鼎 著
李 芳

(皖)新登字 04 号

我雇的七个半女人

朱国鼎 著
李 芳

责任编辑：朱移山 封面设计：徐 凡

出 版：安徽文艺出版社（合肥金寨路 283 号）

邮政编码：230063

发 行：安徽文艺出版社

印 刷：南京人民印刷厂

开 本：787×1092 1/32

印 张：6

字 数：122,000

版 次：1993 年 5 月第 1 版 1993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
印 数：10000

标准书号：ISBN 7—5396—0950—8/I·858

定 价：3.98 元

（本版图书凡印刷，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承印调换）

内 容 提 要

这是一部反映当今社会老板与雇工生活的长篇纪实小说。

本书通过老板夫妇与雇工、以及男女雇工之间的情感纠葛,成功地塑造了一群来自生活最底层的男女雇工们感人的艺术形象;她们当中有为友情献身的处女,被抛弃的青年寡妇,为追求精神生活离家出走的乡村少妇、暗娼、阴阳人,以及在失恋的苦闷中崛起的新一代女性……等等。作品正是通过对这群女性命运的描写,深刻地揭示了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和人的深层意识,读后不仅催人泪下,更使人掩卷深思。

本书情节曲折动人,文笔质朴老练,人物刻画细腻准确,极富感情色彩,表现了作者纯熟的艺术技巧和对生活独到的见解,实为当今文坛不可多得的一部力作。

人世间的一切都是过眼烟云，唯有真诚与善良才与世共存！

——作者题记

目 录

第一章	我雇工中的第一个大女子风情种种,以及她难言的遭遇 (1)
第二章	有钱≠幸福——一个有万贯家财的乡村少妇自甘沦为雇工的启迪 (35)
第三章	“我是一棵无人知道的小草”。 (63)
第四章	她凄楚地望着我:难道我们之间就不能有点真挚的东西吗? (83)
第五章	寡妇小翠和田大的“一泡尿”理论 (107)
第六章	一个半女人的故事 (127)
第七章	老板对小雯说:“清水堂太小,你该闯世界去了。” (151)
后记	 (183)

第一章

我雇工中的第一个
个大女子风情种种，
以及她难言的遭遇

.....

那是个多雪的冬季。几乎每隔三、五天便有一场冷雨或者小雪，一夜过来，地冻得嘎巴响，而在这冻土上面是一层终日不化的积雪，这给市民的生活带来诸多不便。不过最使人头痛的是市场的蔬菜供应，几乎是清一色的大白菜、胡萝卜，偶而见到一点青色，如菠菜、青菜、芹菜之类，一上市便一扫而光，接下来便抢购豆腐，整盆整盆地往家拎……每天下午不到四点钟，各家菜场就很难见到豆腐摊。为此，报纸、电台时有“买豆腐难”的报道出现，这对于我们这些豆制品经营者来说，无疑是个不小的刺激！正是在这种特殊的背景下，我们“清水堂”招来了第一个女雇工。

我记得那天午后我和妻到胭脂营物色人选时，天正下着雪。路上，我们就人选问题还闹了一场小小的口角。我说既然是找她卖货，人就该漂亮一些。她说你们男人就喜欢小姑娘漂亮，又不是站人民商场柜台，漂亮顶个屁用，卖豆腐的就该粗壮结实；再说天寒地冻，到菜场沿途还有一个大坡，非大力气女人不能胜任！她的话显然极有道理。但出于一种说不清的心理，我却坚持己见，并找出一些理由与她争辩。争来争去，毫无结果，最后只好都说“到胭脂营看情况再定吧”。

胭脂营原是条并不出名的小街，近几年因专出保姆和男女雇工而名声大噪。我们在小巷深处找到那两间挂着招牌的平房，一进门，便见挨着墙根坐了好几排乡下女子，另有一些站在墙角或办公人员的桌旁；粗略地算了一下，大约不到三十

人。大多数女子又黄又瘦，土里土气，目光迟钝；稍有几个有点姿色的却是油头粉面，衣著和谈吐很俗，给人一种矫揉造作之感，一看便知是久经“沙场”的混子。我和妻在屋里转了一圈，都有些失望。

我说，我们是不是明天再来，还是胡乱拉一个？妻说，你怎么这么心急，再等一会看看。正说着，门外有说有笑地走进来三个青年女子。领头的女子大约有二十四、五岁，有着像女人那般高大、丰腴的身架，脸色黑得发红，胸脯凸出，鼻凹处参差不齐地散布着一些青春痘而医学上则称之为“粉刺”，标明她正处于一种春情荡漾、精力过剩的年龄……只见她满不在乎地走到办公桌前，笑嗬嗬地对那个正低头算账的老者道：

“周主任，我下工了！有好人家替我听着，苦点累点没啥，只要不受气，再就是工资高点……”

“嗯，嗯。”老者嘴里应着，仍低头做账；忽然想起了什么，忙抬头说：“哦，我当是谁，原来是大乔！来来，我问你。那个人家不是蛮好么，你才去几天怎么就下工了？！”

“嗨，马尾穿豆腐——不能提！”她折回身，大咧咧地道。

“咋回事？”老者问。

“什么烂人家？说出来气死人！”大女子道，“小气就不说了，还整天让我看她们的脸色，不是嫌我手脚重了，就是说我声音高了；小孩哭了，我不抱，她们说我懒；抱了，又说我劲大，把小孩勒得透不过气来了……妈的！又不是纸糊的！我们农村娃儿没这么娇气，不个个长得人高马大？啥玩艺！我可受不了……昨天我一赌气，说不干了。女当家的说，不干你就走，谁稀罕？我说走就走，你把工资付来。她说你没干满一星期，没有工资。我说你只要敢不付我的工资，我就敢把你家砸个稀巴

烂……正吵着，她男人来家了，说‘别吵别吵，不就是几天工资吗？我付我付……’我接过钱，大摇大摆地出了门，气得那女人直翻白眼，连声骂男人没有鸟用！”她一边说一边还带表情，逗得围观的人哈哈大笑。

我和妻相视一笑。

“姑娘，看出来你很爽快，我很乐意见到你。”妻走过去说，“你愿意到我们家做工吗？”

“干什么呢？”她问。

“卖货，卖豆制品。”妻说。

“售货员，站柜台？那可不行！”她连连摆手说，“我喜欢热闹，整天站柜台，可要把人憋死！这事我干不来。”

妻说：“我们的售货员跟公家商店不同。我们是出点卖货。出点，就是到菜场卖货，四周都是摊点，人来人往，很热闹的。”

她的眼睛一亮：“这倒有点意思。不过我没文化，又不会算账，万一弄错了，赔不起。”

旁边一中年大嫂插话道：“卖豆腐干子要什么文化？一块豆腐六分钱，八块，六八四毛八，九块，九六五毛四，死账！”

跟她同来的小女子也说：“大乔，这事能干！你问她每月多少工资？”

妻说：“包吃包喝，每月净拿八十，干得好，还有奖金。”

“这奖金怎么说呢？干得好与不好，不全在你老板嘴上讲么？！”别看她憨，提的问题倒挺古怪。

妻朝我会意地笑笑，于是我说：

“一个人的工作好坏，总是有尺度衡量的，老板怎么好信口开河乱说呢？……”

“他是——”

“哦，这是老板，我是老板娘。”

我微笑着向她点点头：“你有什么想法和要求都可以谈谈。”

“别的没什么，只是，”她侧过身，指着身边的几个小姑娘说，“我的这些小姊妹日后要到你们店看我，你们可不许到吃饭时撵人家走……”

说得围观的人哄然大笑。

“哪会呢？”妻笑道，“乔姑娘真会开玩笑！”

“我说的是真话。”她敛起笑，显得很认真，“我先帮的那户人家就是这样。听说还是省里的一个局长呢，可小气得真是要命，一分钱恨不能掰成两半用。有一次我不小心打坏了一个碗，他们硬要我赔了个新的……”

又是一场轰然大笑。

“你还有什么要求吧？”我笑着问。

“还有你们要让我吃饱，我饭量大，一顿要吃好几大碗，到时你们可不要笑话我！”

“你只管放开肚皮吃，能吃能做嘛！”妻笑着拍了拍她肩膀。

我说：“既然谈妥了，你们就去办个手续吧。”

办手续时，我才知道她姓乔，名玉芬，苏北骆马湖人，现年25岁，未婚。

“你们就叫我大乔，叫小乔也行，只是别叫玉芬，文乎乎的，叫起来拗口。”办完手续，她从同伴手里接过一个破旧的旅行包，和送行的小姊妹们说笑着出了门。

外面的雪纷纷扬扬地飘着，马路上以及街对面的老屋顶上全是雪，厚厚的一层，白得刺眼。

“本想今晚和你们好好叨叨的，没想到这么快……唉，你们别送，外面冷，回屋去吧。”她不笑了，眼圈有点发红，顿了一下又对几个小姊妹说，“一有新主家就给我来信，我会常去看你们的……”

接着她们便依依道别，那情景有点感人。不像我们城里人，即便是夫妻分手也就那么回事。城里人冷漠。

路上风大雪大。回到家中，天已经黑了。一个中等身材、精壮的三十多岁男人正哼着小调，在厨房里忙活，这是我家二帮田大。所谓“二帮”就是大师傅的下手。他是我父亲三十年前一个雇工的儿子。三十年前他父亲做了我父亲的雇工，三十年后雇工的儿子又做了老板儿子的雇工。我不是“血统论”者，然我却无法解释这段历史上有趣的轮回。我想，这大约就是人们常说的命运吧？！

尽管田大命运多舛，但他生性乐观，爱说爱笑，尤其喜欢和女人逗。见我们领来了一个大女子，他先是一愣，随即小眼睛就扑闪扑闪地发亮……

我说：“田大，你过来，我给你们介绍介绍。”

“老板，不用，不用！还是让我自报家门吧，在下姓田，学名……嗨，那不好记，你就管我叫老田或者田大……反正你觉得怎么叫顺口就怎么叫……”

正说着，大师傅赵振中来了。那年他二十八岁，做得一手好活。他是高挑个，有一张非常讨女人喜欢的脸，眼睛里总有一种忧郁的表情，平时少言寡语，举止沉稳，颇有城府。当我把大乔介绍给他的时候，他只是微笑着点了一下头，就走开做别的活去了。

不一会，饭菜上桌，田大招呼我们吃饭。起初大乔显得有

点拘谨，尽管妻一再鼓励，然她仍吃得小心翼翼，并且不时拿眼偷膘振中；直到我们吃饱离桌、她确认已入无人之境时，方才显出狼吞虎咽的英雄本色，只片刻工夫，便将桌上的饭菜一扫而光，好似秋风扫落叶一般，频率之快，食量之大，令人咋舌！

饭后，闲聊了一会，各自早早地睡了。一夜无话。

第二天早晨，我到作坊比平时迟了一点，我去时田大和大乔正往板车上搬货。因为是他俩同去，所以货头带得很足，满满一板车。田大试了试，说：

“乖乖，好沉！怕有四、伍佰斤。”

大乔轻松地一笑：“橡皮轮子推个四、伍佰斤算什么？我过去从湖里挑芦苇，一次挑过贰佰捌拾斤，一口气走两里路……”

田大说：“真敢吹！来来来，今天你来推，我倒要看看你多大本事！”

大乔笑道“来就来，不就是这点东西么？”

田大说：“不要嘴狠。半路上推不动了，我可不换你！”

大乔道：“你只管在后面晃膀子，那种孬事我大乔不做！”

田大道：“好好，那我们走。”说罢两手往袖笼里一插，呵着腰，抬腿要走，被振中喊住了。

振中道：“田大，你真晃膀子？”

田大道：“又没人逼她，是她自告奋勇的。”

振中道：“田大，别开玩笑，路滑货多……”

大乔笑嘴嘴地道：“没事！我十五岁就替人上河工，六百斤重的独轮车见天推！”说着往手心吐了一口唾沫，两手搓了搓，弯腰抬起车把，捧起就走。

“好气力!”旁边一个买豆渣的汉子啧啧地道,“老板,她可是蒙古人?”

“生得人高马大就是蒙古人?”我觉得好笑,又冲着田大他们的背影道,“田大,路滑,你们小心点……肚子饿了,你们在菜场先弄点什么充充饥!”

“好——哎——”田大拖长音应道。

约莫在八点钟左右,大乔推着空车回来了。那小碎花的布袄不知扔到哪里去了,上身只穿一件粗晴纶红线衣,由于线衣太薄,因而线衣下的那两团隆起的乳房也就格外引人注目……极红的太阳将她冻得彤红的脸蛋映得无比灿烂,很容易使人想起一朵盛开的花,也许这花并不美,但你能从它身上嗅到一股清新春天的气息,一股青春的活力。

“大乔,你怎么把棉衣脱了?当心受凉。”妻这时正好从作坊里端着一碗豆浆出来,于是便关切地说。

“热死了!”她笑吟吟地道,鼻尖上满是细小的汗珠。“田大叫我再推两板豆腐去。”

“噢。你们没在菜场吃点什么吗?”妻说。

“没。”她抹了抹脸上的汗,“一去就忙,没喘气。”

妻赶忙到隔壁李老板家端来了两笼馒头。

“快趁热吃。”妻道,“振中,你和小六子抬两板豆腐来。”

“不用了,我自个来。”大乔拿起一个馒头,边吃边往里走;一忽闪,就捧着一板豆腐出来了,全不费力,嘴里含着半个馒头,来到车旁,轻轻将豆腐放下,随手从笼里又拿起一个馒头……三板豆腐搬好,三个馒头也下了肚。

“再吃,”妻说,“吃饱再走,来,喝豆浆。”

“豆浆不好喝,一股豆腥味,不如喝冷水痛快。”

妻说：“这么冷的天，喝冷水要闹病的。”

“没事！”她笑笑说，咕噜咕噜几口就把一铁勺冷水喝得精光，唬得那些打短工的小伙计们面面相觑，“老板娘，我给田大带两个馒头去……”

妻说：“馒头又不是什么好东西，你多带几个去。”

“没有了”，她难为情地笑笑，“我吃了六个。”

三天没到晚，街坊和四邻都知道我家雇了个能喝冷水、一口气能吃六个馒头的“女大力士”。自那以后有不少日子，每当她推着满载的板车出现在小街上时，总有一些好奇的人在她背后指指戳戳：

“就她，就她！一口气连吞了六个馒头，还带一大铁勺冷水，问她吃没吃饱，她说差不多了。”

“听说才二十四岁，还没结婚呢！”

“没结婚？我的亲乖乖，这么壮实，大洋马似的，哪个男人架得住？碰到一个小块头，她肚皮一挺，没准把他摔到哪里去！”

“嘻嘻，又不正经了。”

“……”

大约也就是从那时开始，街邻们送了她个极不雅的绰号叫“大洋马”。不过，谁也不敢当面喊，因为她凶，而且邪，瞧那身架，那气力，谁招惹她真是活倒霉！

当然，也有不信邪的，二道街一位有名的“泼妇”便是其中之一。这天下午，那泼妇为几块豆腐和她搞上了；两人先是吵，后是骂。那泼妇骂街堪称一流高手，七十二个×，四十八种鸟样样在她嘴里出新，骂得大乔面红耳赤，羞愧之下，她实在忍无可忍，便一个虎跳猛扑过去，还没等人们反应过来，两记响

亮的耳光就沉重地落在那泼妇的脸上，顿时暴出十个鲜红的手指印；趁着对方还在发愣，她一把抓住那女人的头发，猛向身后一拧，只听“轰咚”一声，那泼妇就像一堵墙似地直倒在地！如果那泼妇甘拜下风，事情也许就过去了，因为大乔击倒对手以后就停止了攻击，只是冷笑着站在一旁观看……没想到那女人被人扶起来后，一边吐着嘴里的血水，突然出其不意地一跃而起，像头受伤的困兽似地一头向她扎来，正好扎到她的小腹上，那股力量很大，她躲闪不及，摔倒了，那狠毒的女人趁机扑过去；接着两人就撕打成一团……等我们闻讯赶到现场，“战斗”已结束，地上除了有几绺头发和一点血迹外，别无它物——她们已被带进了菜场联防指挥部。

雇工惹事，倒霉的自然老板。我到联防带人时，挨“训”不算，还被罚了四十块钱款。

“好好地管教管教你雇的雇工，下次再发生类似的情况，就不是罚点款的事了！”那个联防头头威严地警告我，“我要你停业整顿！懂吗？——好了，跟我去带人吧。”

他把我领到长廊尽头的那间小房前，开了门，我看见大乔正在面壁思过，神情忧愁，一副无可奈何的样子。

“跟老板回去吧。下次可不许再打架了，姑娘家应该文文静静的，可你倒好，动手就打人……”那头头教训道，“打架有什么好处？看你这个样子，怎么好意思上街回家？”

这时我才发现大乔的衣服被撕破了好几处，碎布片在风中抖动着，脸也被抓破了，伤口处凝结着紫色的血块。

我冷冷地说：“还不走，站在这干什么？”

她低着头，一言不发地走出去。

“你先回去吧，把衣服换了……”我说。